

龙婧婧

春天万物复苏,一切都欣欣然。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放飞的心,一周前就在问:“妈妈,踏青去哪儿?”我在朋友圈翻看一番,“去看油菜花”!孩子们欢呼雀跃,乐得开始满心期待。

没等我叫醒,孩子们居然自己醒了,很利索地收拾好,开开心心出门了。孩子们看着乡村景象惊奇不断,这是什么?那是什么?顿时,开启了十万个为什么节奏,一连串问题让我应接不暇。没过一会,我就词穷了。

春天的风和煦温柔,让人心宁气静,静静地似乎还可以闻到风中蕴含的泥土气息、不知名花香,不时还夹杂着农家肥料的臭味。啊,这臭味,一下子又热闹了车厢,孩子们的笑容真是与众不同。

终于下车了,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跑向田野,不一会儿又折回来,急急地问:“妈妈,油菜花呢?”我抬眼望去,不觉一惊,说好的那金灿灿的万亩花海呢?难道花谢了?“我们往里再去看一看。”我稳住阵脚,安慰着孩子们,拉着他们往田野深处走去。“那里有!”眼尖的哥哥指着远方。在绿油油的菜地中零星地泛着些许黄色小花,全然没有连片成海的壮观。果然花谢了,我不觉有些失望,还很抱歉,辜负了孩子们一周的期盼。一周前的决定显然赶不上自然万物生长的节奏。“哎,太不接地气了!”我暗暗自责。

好在孩子们容易满足。他们立马跑到田边仔细观察。弟弟拉下高高的小黄花闻起来。“这味道不太好。”哥哥说,“看,这些花梢上长出了尖尖的绿色小果呢。”倏地,两个小家伙飞入菜地不见踪影,只听见此起彼伏的银铃般笑声。

绿是春天的主色调。青翠欲滴、翠绿盈盈,真是养眼。我将目光在远处近处来回巡视,感觉总也看不够。乡村的春天才是真正春天,无处不在的绿,无处不在的生机。这松软的土地似乎承接了我满心的疲惫,踩上去让人顿感愉悦。

我自顾自地往前走,经过一座小桥,来到了另一片田地。此刻,我的眼前顿然一亮——一大片紫色花海像一幅画卷从眼前向远处徐徐展开。在新绿交织的地毯中,这密集如星子般的紫色花朵被细细地绿杆支撑着向着天空盛开,安然而美丽、团结又热烈。微风轻拂,它们摇曳多姿,给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真是意外惊喜,错过了金色花海却迎来了紫色花海。

孩子们最是惊奇。哥哥蹲在花边,认真端详,数着花蕊和花瓣,念叨着,“从白色渐变到淡紫色。”“这像什么?”弟弟发问了。“像蝴蝶!”哥哥说。“像碗口”我说。“这是什么花呢?”弟弟又问。我哑然。爷爷站在不远处的田边,开始给我们科普:“这是红花草。这可是一个好东西,既是改善土质的好肥料,又可以给牛作饲料。蜜蜂在上面采的蜂蜜也很好。”果然,定睛一看,许多蜜蜂在花朵上忙忙碌碌。我赶紧拿起手机,捕捉下这难得而有趣的镜头。

孩子们豁然开朗地点点头,目光一转,却被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堆吸引过去了。这是由附近一块新整理的地挖出的泥土而堆积起来的。表面的土地被太阳晒干了,而踩下去后却依然可见些许湿润。弟弟直冲上去,一脚便把顶踩平了,湿润的泥土沾满了鞋底,我立马喊住他。他只好作罢,便拿起地上躺着的锄头挖起来。一挖一挖,小家伙一副煞有介事地劳作样。我忍俊不禁,随他去吧,亲近大地,劳动最光荣。

奶奶是喂养全家人的大厨。她眼前一亮,欣喜地发现了附近田梗上的荠菜、艾叶。“你看,这是三月三煮鸡蛋的荠菜,这是做艾叶粑粑的艾叶,多嫩啊!”奶奶一边科普一边动手了。于是,我们一起开始收集食材。人多力量大,不一会儿,我们已经采摘了满满两塑料袋,满载而归。

春天真好,赠予我们美景美食,也赠予我们无限希望。停停、等等,别匆匆,不妨多接地气,



他骑着一辆旧三轮车
在小区,一栋楼一栋楼地
转悠
斜挂着的高音喇叭里
始终在重复播放他自己:
“收旧家电、旧电脑、旧
洗衣机……”的声音

中午时分,旧三轮车
停靠在一棵树下
他半躺在里面睡着午觉
我走近看。他大半个上午
只收了自己

一个母亲
天还没有亮
一个母亲打着电筒
在菜地里
摘她早上要卖的菜

我醒来,出门
看到一束光
在一个母亲手中
一颤一巍

原来一个母亲
拄着的不是光,是拐杖

各种路
水里的路
走船,走诗和远方
天空的路
走翅膀,走眼睛
树上的路
走风,走雨
城里的路,走外卖小哥
的电动车……



小地名

胡晓江

人们在为小地方和小孩取名字的时候,骨子里几乎就是诗人了。有李太白的仙气飘飘、苏东坡的浪漫随意,有洪水泛滥般丰沛的形象思维。这使得那些小地方像唐诗宋词一般意境隽永,又像土坯瓦罐一般素面朝天,还像他们的小孩一般生龙活虎。他们常常将两者混淆,把本该属于小孩的乳名,安在了小地方身上;把本该属于小地方的名字,又阴差阳错地安在了小孩身上。但他们似乎从未察觉,并且将错就错、一错再错。

离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谈小地方的名字,肯定会脑筋短路。比如牧马坳,就要想象着曾有一群骏马在此溜达,有马鞭子甩得啪啪响的牧马人在吆喝透明的空气。而那群骏马来自遥远的北方草原,那个粗壮的、浑身散发着膻味的牧马人有皇室的血统。他被迫杀,他隐姓埋名,他九死一生,他有着苏武牧羊的孤寂和忧愁。比如兰冲里,就要想象着幽兰满谷、暗香浮动。想象着曾有一户大姓人家隐居山里,房屋三进三庭,植桂花兰草,养鹦鹉锦鲤。夜已深,若水的公主在窗前剪烛,泪盼归人。比如井冲里,那就肯定

有一口年代久远的老井被茂盛的菖蒲包围着,泉流不动,即使大雪封山,井水依然冒着热气。比如碰冲里,就要想象着在一脉溪流旁的简车和水碓,在一间低矮的茅屋里,原始的水碓在一下一下地击打着带壳的谷粒,使金黄的谷粒变成雪白的大米。比如化字头,肯定存在过化字的炉子,把字纸一张一张地递进炉火熊熊的火塘,让字纸燃尽,化为淡蓝色的烟缕。把字纸烧掉,避免字纸被玷污,是何其神圣的葬礼。比如白石冲,就该遍布着雪白的石头,嶙峋怪异,承载着白石一样坚贞的爱情。比如芭蕉坡,满坡的芭蕉在蔓延拥挤,有雨滑过、有风吹过、有溪流漫溢。

还有我引以为傲的地名,我的村庄——浒溪。“浒”者,《尔雅·释丘》中的释义为“岸上平地,去水稍远者名浒。”“溪”者,溪流也。浒溪,自带诗情画意。吟哦着这些地名,你会

山峦或许会崩塌重塑,河流或许会决堤改道,茫茫沃野或许会荒芜石化,高院深墙或许会飞灰湮灭,但地名还在。有老地名,有新地名,有推翻老地名而启用新地名。但真正楔入骨骼、触动心灵、铭刻记忆的,还是老地名。它们是乡土的组成部分,土得掉渣,重若千钧。没人知道那些地名的始作俑者是谁,初衷是什么,就像没人知道山为什么站在那里,村庄为什么称为村庄。只有那些地名生动如初,被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念叨着,直至荒天绝地。

好好晴天,一阵急雨匆匆而来,这个时点本来要参观朋友的乡间“别墅”,浏览他的周末菜园。车子过长沙县高桥镇从金井镇拐出省道,就近进入一茶园躲雨。服务员的热情,让我生出随遇而安和隨缘的心态。

找个面向开阔地的位置坐定,一幅茶山风景图徐徐拉开画面。绿色染遍山峦,错落有致、高度齐胸的茶树生机勃勃,隔窗也可闻到漫山茶香。友人拿过茶单征求意见,我说大好天气,就品嫩绿的毛尖吧。两友担心新茶上火要了老茶,我与一友要了新茶,我还请服务员少放茶叶。

满口茶香,调动了友人的话兴,反正家里老人已准备午饭,不急赶路。我问,怎么想到要回乡翻修房屋、美化环境、开辟菜园?友人说在他们村里,好几家都这样做了。从长沙城回去,一小时不到,路好村美,每次回家都有惬意感受。做文化产业的朋友到村做客,触发灵感,想租几栋空房做民宿,谈谈来去,只租到一栋。另几家的年轻人,听了他的想法,有了自己改造家居环境的打算。民宿做好后,村民们大开眼界,有的主动联系他。友人袒露心声,他改造家居条件,主要是让不愿在城里居住的父母,晚年生活舒适快乐。他和家人经常回去,朋友们也喜欢那里,一些朋友离家久了,也能在那里慰藉遥远的乡愁。

朋友的话就像讲的此时的我。我家乡离长沙很远,当年回家需一两天,现在高铁两个小时,父母去世后就很少回去了,我的乡村也已翻天覆地变化,越来越陌生,童年少年的景象只在记忆里留存。许多来自乡村的新城市人,和我一样,在长沙周边的乡村,能时常找到新的共鸣。

目光从大玻璃窗外收回,我对靠墙的书柜产生兴趣,放下茶杯,浏览。思想政治类,文学类,财经类,小本本,大部头,素雅的,花哨的,林林总总。旁边一个区域,放着省级的和长沙市的几份报刊,我随手翻阅,反映乡村快速发展的板块内容吸引人。友人从门外进来,说,雨停了。室内阳光明媚,我放下报纸,一行人出门上车。

太阳出来,车行在雨后新晴的公路上,颇感舒适。对长沙周边近年农村交通和村庄的巨大变化,我有直观和切身的感受。年轻时曾经到黄兴镇、春华镇看望过一位农民,那时,田野是原始的产量不高的农田菜园茶园,住房破旧,车道难行。多年前我在长沙县与平江县交界处的一个村扶贫一年,一次次经

过的春华路口高桥、金井,现在看不到半点往昔的贫困痕迹。曾记得去年我登上高桥的紫竹山,阳光明媚、天高云淡,方圆十多公里景象尽收眼底。山上绿树翠鸟,鸟语花香,山下阡陌纵横、村庄静美,眼前一幕幕游过白鹭湖、金井河,高桥老街和农科院科研基地,游过绿色的田野和成片的大棚,思绪在金桥家风家训馆、廉政文化长廊停留,神清气爽,心情愉悦。

车行十多分钟,沿几座连绵小山转入雅致的篱笆小院,在一幢颇为讲究的三层砖楼前停下。打开车门,淡淡花香的清新空气迎面涌来。楼内迎来两位面色红润的老人,一看就是友人的父母。问好落座,无比亲切。

接过老人递来的茶水,我闻到一股记忆中的山茶味道,连连表达谢意。这是我当年陪老领导到黄兴、春华农家第一次喝过的那种味道,也是那年扶贫在村上常喝的味道。烟熏茶,顾名思义比刚才在茶室喝的毛尖亲民,有着老百姓生活的烟火味道。它在绿茶制作程序之外,增加了一道烟熏工序。中餐饭食准备好了,友人母亲要现炒两个小菜,他父亲陪我们聊天。我们夸赞老人勤劳,烟熏茶做得好,老人家则乐呵呵,给我们讲劳动生活、养生经验。餐桌上,土鸡火锅冒着热气,水煮鱼溢出紫苏剁椒的香味,还有腊鱼腊肉香肠的腊味合蒸、春笋炒肉、香椿煎蛋。一盘春笋炒肉,引起我与老人家的深度交流,春笋采自旁边山上,猪肉则是本地曾经入选省级地方保护名品的罗代猪肉,它的细膩和香味令人印象深刻。

雨后阳光有着潮湿的清新,楼旁小山飘出丝丝白雾,友人带我们钻过水汽去看他家的菜园和十几棵茶树。

菜园不大,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一行行一片片,郁郁葱葱,宽大叶子上还挂着晶亮的水珠,有青菜、菠菜、莴笋、苋菜、韭菜、香菜和葱蒜。同来的朋友在嫩绿深绿交织的茶树前,新奇新鲜。有人想帮忙采茶玩玩,有人说淋雨的茶不好加工,大家便罢。

友人伸手轻轻在茶树枝头拈了一下,把一粒芽尖晃晃,送进嘴唇。我学他的样子,也拈起一粒茶芽入口,顿时一股清香盈满口腔,这不是毛尖和烟熏茶的味道,分明是春天的清香,是山野给我们的美好自然和原生态的体验。回味茶香,友人接着炫耀他的“百宝山”“多彩园”,自然植被,原态林木,山茶山花水果,我们中午刚吃的蔬菜及野生的香椿、细笋、芥菜……

雨后阳光有着潮湿的清新,楼旁小山飘出丝丝白雾,友人带我们钻过水汽去看他家的菜园和十几棵茶树。



“方寸聚大千,
万类俱全,此中有乐
无边。小票聊作长卷读,
一读多年。邮友四方联,
喜结良缘,搜奇探秘趁余闲。
藏品无多珍品少,亦是欣
然。”这是我为邮集填写的一首词,《浪淘沙·玩邮票》,以表达自己心情。

集邮源于个人爱好,随着时间的推移,最后形为一种文化活动。邮票作为邮资凭证,是完全为了实用的东西。可人们在寄信贴邮票之间慢慢发现,除了实用之外,还可以在小小的邮票与信封上大做文章。方寸之大的邮票、手掌之大的信封,不仅仅是书信本身,而是表现大千世界。

即便实用的邮票与信封似乎都在远离人们的生活,集邮演变成了投资热门,相当一部分人以邮品交易为业,他们的集邮其实是一种理财;另外一些人,则是以交易养爱好,所谓以邮养邮。我的集邮纯出于爱好,并逐渐由爱好转入研究,围绕专题集邮长年坚守,唯愿所成,乐此不疲。

我收藏有两张珍贵的邮票,一张来自马克思的故乡,德国发行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小型张。邮票像知识卡片一样,记录着国际共产的历史。1848年2月21日,《共产党宣言》正式发表。另一张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邮政发行的纪念十月革命的邮票,每每展阅,别有一番风味。

于是,我在那一年编纂了一专题邮集,参加了一次集邮展,首次获得了主题奖,《中国集邮报》还专版报道了“杨学成和他的邮集”。初战告捷,备受鼓舞。

我的第二部邮集是《凿空》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,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视为“凿空”之行,由此开辟中原王朝前所未有的畅行其行、物畅其流,推动不同文明、不同宗教交流互鉴、取长补短的共同进步,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。

那年秋高气爽、硕果飘香时节,我和三五好友自驾游,穿越河西走廊,阅尽大漠戈壁,领略人文景观,心灵为之震撼。沿途的旧驿站,现在的邮政局,一个不漏深入打卡,尽管舟车劳顿,也不忘拜访当地邮友,寻求他们指点迷津,搜集与丝绸之路相关联的邮品。

结束此行回到家里,便迫不及待着手编纂《凿空》,邮集划分五个板块,即:交通网状、遗址记忆、友好交流、包容文化和价值弘扬。邮集说明“丝绸之路”一词,早已超越其历史含义,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,为当今世界共享和平、共同发展提供了价值典范。

《凿空》邮集编纂完成,时逢中国邮政发行《丝绸之路文物(三)》邮票,“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执壶”也列在其中。